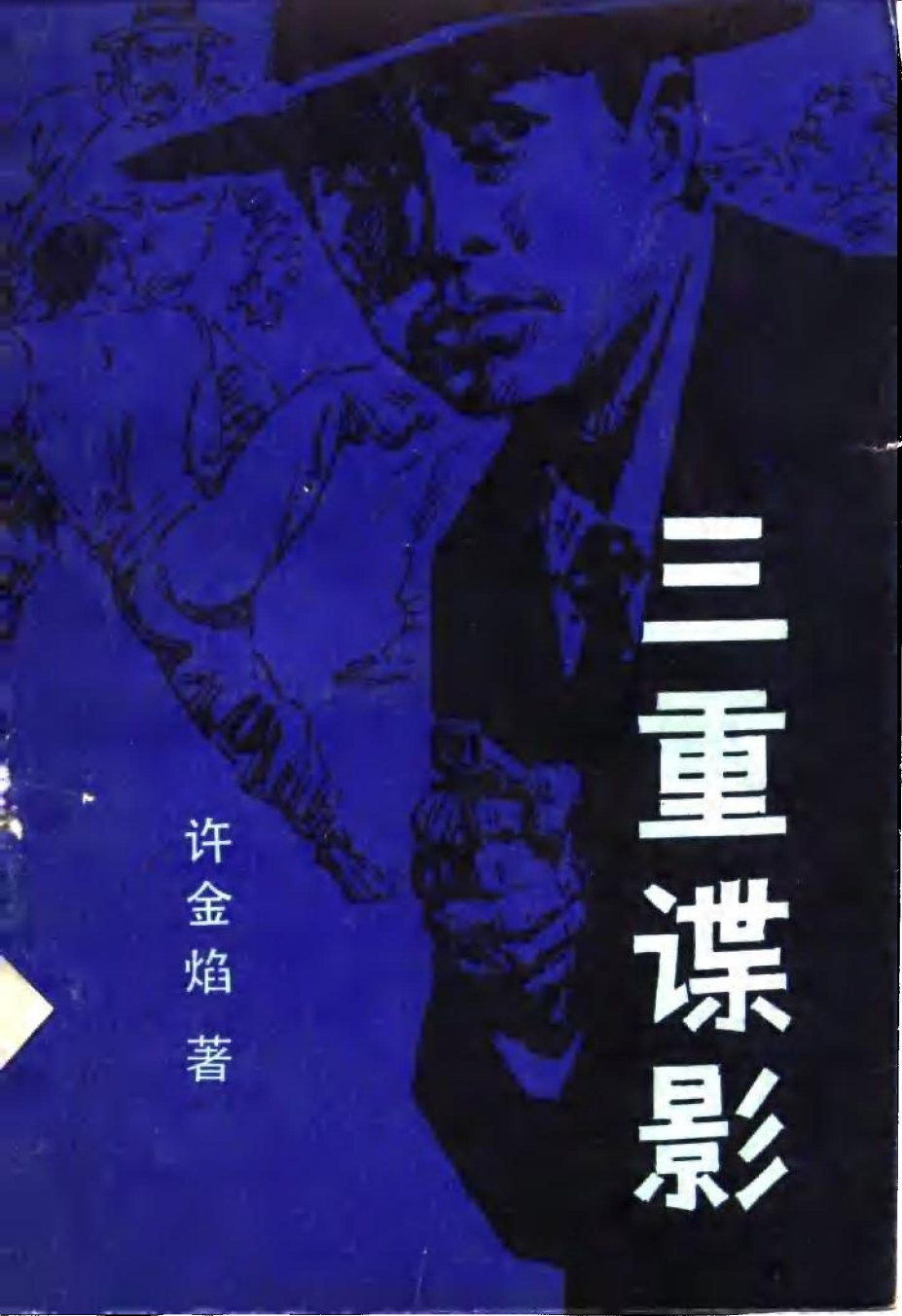




三重谍影

许金焰 著

87
I247.5
2437
Z

SAN CHONG DIE YING

三重谍影

许金焰

BK60113

吉林人民出版社

392236

三重谍影

许金焰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安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375印张 插页2 229 000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69 250册

统一书号: 10091·1085 定价: 1.70元

主要人物表

原田寿男：日本间谍组织“红磨坊俱乐部”负责人，后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并为共产党的情报机构服务。

尾形悦子：原田寿男少年时的恋人，后为日本军部间谍。

妙玉：南京“乐陶陶”妓院娼妓，因其貌美且多才多艺，被称为青楼花魁。

娟娟：南京棚户区的贫穷姑娘。

朱莎红：一个极其美丽却又极其命苦的姑娘，后成为原田寿男的妻子。

朱寿：南京黑社会的头目，朱莎红胞兄。

黑桃小三子：南京城里的流浪儿。

厄普莱特：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

内 容 介 绍

长篇小说《三重谍影》，以日本军国主义策划侵华战争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写了一个日本高级间谍转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谍报人员——三重间谍的经历和四个姑娘的命运，展示了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从棚户区到妓女院、黑社会等社会百态。

日本武士原田之助之后原田寿男，被军部谍报机构培养成为高级间谍，派到中国执行“高山大鸟”行动，盗窃“传国玉玺”，主持“红磨坊俱乐部”，为侵华战争搜集中国社会情报。他干得很出色，但最终却由一名武士道精神十足的法西斯分子，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这期间，四名美丽而各具性格的姑娘的遭际，以其正义美、人性美、心灵美，驱散了原田寿男心中的邪恶、兽性和丑恶，改变了他生活的航向。他的第一个恋人、中学同学“骄傲的公主”、“黑龙会”骨干分子尾形悦子，为了和平人民免遭涂炭含笑而死；对他充满信任和爱慕之情的秦淮名妓妙玉，被日本兵轮奸身亡；他的救命恩人、贫家女娟娟，引爆复仇的炸弹与日本军官同归于尽；黑帮头子之胞妹、薄命女郎朱莎红九死一生，与他结成百年之好……

小说兼通俗性与惊险性于一体，情节跌宕，险象环生，峰回路转，扣人心弦；人物命运，大喜大悲，美丑相搏，善恶分明，充满人情味；语言流畅，结构严谨，选材奇特，主题鲜明，思想性、艺术性均不可多得。

本书曾在《新村》杂志上连载，备受称赞；这次成书，作者又作了加工润色，更增添了感人的艺术魅力。

目 录

第一章	黑龙会.....	1
第二章	“高山大鸟”行动.....	25
第三章	唇枪舌剑.....	48
第四章	神秘女郎.....	72
第五章	青楼谍报员.....	97
第六章	“女皇”的命运.....	120
第七章	理想和梦呓.....	141
第八章	江上遇险.....	164
第九章	“洋灰马路”轶事.....	179
第十章	炸弹与焰花.....	201
第十一章	血溅金陵.....	220
第十二章	红磨坊俱乐部.....	244
第十三章	巾帼英烈.....	266
第十四章	悦子的真面目.....	275
第十五章	险象环生.....	297
第十六章	三重间谍.....	311

第一章

黑 龙 会

桌上放着一叠卷宗，每本卷宗里都有一个人的档案。近藤稻叶将军坐在桌边研究这些档案已经整整四个小时了，他在为他的黑龙会物色职业间谍。当桌上只剩下最后一份档案时，他不由得蹙额喟叹，心想，井上太郎这家伙是怎么搞的？难道足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只弄到些这样的货色吗？他摁了摁安装在桌下的电钮，井上太郎应声走进办公室。

近藤稻叶尽管心里很恼火，表面上却若无其事，他不是那种喜怒形于色的人。

“有个古老的中国故事，叫做行行出状元。你听过没有？”

井上太郎是近藤稻叶的助手，他头脑冷静办事干练，以善于领会上司意图而深得上司青睐。此刻，他却没揣度出近藤稻叶的意图，没敢吱声。

近藤稻叶慢吞吞地说：“古时候，有个秀才考取了头名

状元。按照惯例，他披红挂彩，骑上高头大马，由衙役们簇拥着游街一圈，以示荣耀。当他来到最繁华的大街上时，突然有两个人冲撞了他的马头，他一看，原来是一个木匠和一个卖油郎，当衙役斥责他们冒犯了状元公时，这两个人竟大言不惭地自称他们也是状元，一个是木匠状元，一个是卖油状元。衙役们哈哈大笑，难道木匠和卖油郎也算得上状元？状元公心想，这两个人既然自称状元，必有非凡的本领，就命他们当场表演。先是木匠表演，他在卖油郎鼻子尖上点上一点墨渍，然后抡起斧头朝卖油郎鼻子猛力劈去。顷刻，卖油郎鼻子尖上的墨迹全无，而鼻子却毫无损伤。卖油郎的表演更加惊人，他在一个油瓶口上放一枚铜钱，然后端起油桶对准铜钱上的小孔朝油瓶里灌油，油瓶灌满了，而铜钱上竟一点儿油星也没沾上。衙役和围观的人们大为赞叹，状元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木匠状元和卖油状元。他们俩却笑笑说，如果状元公从小就做木匠或者卖油，也能达到他们这一步。而他们如果从小有钱读书，他们也能考取状元。井上太郎大佐，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

井上太郎微微地挺了挺胸脯，平静地回答：“很有意思。我想，如果这三个人很年轻的时候就落到我们手里，由我们来训练的话，他们将成为间谍中的状元。”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本身就具备了出类拔萃的素质，无论干哪一行都会出人头地的。”

“可是，你给我弄来的这些货色具备了什么样的素质呢？”近藤稻叶敲了敲桌上的档案问。

“我认为他们都是些很勇敢的人。”井上太郎并不觉得窘然。

近藤稻叶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是一种亡命之徒的勇敢，也许能够当个敢死队队员。”

“其中有几个应该说还是很聪明的。”

“当然聪明，到黑市场上搞点儿投机买卖保准吃不了亏。”近藤稻叶尖刻地说。“可是，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培养成国际间谍的大智大勇。你应该了解，我希望这次在北海道挑选出来的姓氏，将来能有一两个载入世界间谍史册，而不仅仅是给中国、美国，或者苏俄的监狱提供死刑囚犯。”

井上太郎仍然很平静地说：“将军，我正是竭尽全力按照您的意图办的。”他瞟了一眼桌上最后那份没有拆开的卷宗。“将军，最后那份卷宗里的档案好象还有点儿意思。”

近藤稻叶朝桌上瞥了一眼，卷宗上写着“原田寿男”四个汉字。

“原田寿男，现年二十岁，化工工业学校肄业。出身于北海道名门望族，幕府时代受到天皇敕封的著名武士原田之助是他的曾祖父。原田寿男受到家庭的熏陶，从小便酷爱武术，入伍前他曾获得全北海道空手道竞技冠军……”

近藤稻叶不动声色地听着井上太郎的介绍，他对于原田寿男夺得过空手道竞技冠军并不是太感兴趣。固然，作为一个职业间谍，应该会几手武术，万不得已时能派上用场。不过，这种“万不得已时”决不象侦探小说和电影里那么多，他已经度过了大半辈子的间谍生涯了，还从没有跟谁肉搏过。特别是在科学如此发达，钢笔枪、手套枪、无声手枪等武器早已取代了匕首、毒箭的今天，武术的作用就显得微乎其微了。更何况间谍是将而不是卒，古语说得好，将在谋而不在勇啊！

井上太郎似乎看透了近藤稻叶的心思，接着说：“对于

原田寿男来说，能够获得空手道竞技冠军简直是个奇迹，因为他的体重只有六十五公斤，身高不过一米七〇。”

近藤稻叶很喜欢观看空手道竞技。北海道的空手道运动虽然不如东京盛行，却也强手如林，象横川、铃木等人都是身高两米左右，体重九十公斤以上的彪形大汉，对付原田寿男这样的小个子，他们一只手就能抓起来抛出去。近藤稻叶深知，原田寿男要想战胜这些巨人，若无大智大勇是不可能成功的。

井上太郎继续说：“当原田寿男夺得桂冠在竞技场回答报界询问时，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智力雄于武力。”

“智力雄于武力……唔，很有见地。”近藤稻叶赞许地点点头。

“将军，根据我的调查，原田寿男完全具备了您所要求的那种出类拔萃的素质，如果给他斧子，我相信他也能把鼻子尖上的墨渍削下来。更可贵的是，他的身上还有中国血统，他的母亲是中国人。他出生在中国南方一个偏僻的渔村里，九岁时才跟着他的外祖母来到北海道的。”

近藤稻叶忙问：“他的汉语流利吗？”

“流利极了，而且能说一口标准的浙江方言。因为他跟着外祖母长大的，他外祖母不会日语。”

近藤稻叶眼睛发亮了：“真是天助我也！”

“要不要马上召见他？”

“不！你知道，一个优秀的间谍在未来的战争中，其贡献将不会比一个师团小。因此，我们发现和培养一个优秀间谍，也应该付出大的代价。我建议你先跟他见面，然后……”

近藤稻叶诡秘地笑了笑，“给他点颜色看看。”

井上太郎若有所悟地应道：“遵命！”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祖母或者外祖母是人生第一个启蒙老师。对于原田寿男，外祖母就不但是启蒙老师，还是“母亲”、“父亲”和一切。

他母亲生下他不久，便跟随丈夫远渡重洋去日本了，他被寄放在外祖母家里。当时父母为什么不带他去呢？好象是因为他正在生病，又好象不仅仅是这个原因。小时候他倒是问过外祖母几次，都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到了能够得到答案的年龄，他又没兴趣问了。在他的记忆里，母亲的印象几乎是空白，他没有吮吸过母亲的乳汁，也没有得到过母亲的抚爱。他学会的第一个词是阿婆，而妈妈这个词无论是汉语还是日语对他来说都是生疏的。

他的舅舅是个渔民，虽然喜欢他，却没有空闲也没有精力来表达自己的喜欢。因为打鱼、晒网、修船等繁重劳动已经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和所有的精力。只有外祖母（他喊她阿婆）每天守在他的身旁，照料他、疼爱他。

外祖母出身于书香门第，虽然以后变穷了，却仍然保留了一些大家闺秀的癖好。她喜欢吟哦唐诗宋词，并让原田寿男也背诵诗词。她给原田寿男讲的故事几乎清一色的是些多愁善感的才子与忧郁寡欢的少女的故事。她很少提到原田寿男的父母，提起来也总是说出海去了。原田寿男很奇怪，别人的父母出一段时间的海就能回家，为什么他的父母总也不见归来。

原田寿男九岁时，父亲终于回来了。父亲的船比渔船大得多。船上没有鱼，却有许多许多的货物。父亲在岸上一天也没住，说是要带他去见妈妈，当天就把他和阿婆接上了船。

到了日本，他没有见着妈妈，只看见了挂在房间里的一张年轻女人的画像。阿婆一看见画像就嚎啕大哭起来。后来

他才知道，那是母亲的遗像。母亲去世已经一年多了。

原田寿男在日本的家十分阔气，住的房屋比他在中国看到的任何房屋都高大、漂亮得多，而且有不少佣人。阿婆悄悄地告诉他，如今他是少爷了，不比在中国是个野娃，凡事都得讲个体统，要不人家会笑话他死去的妈的。至于何为体统，阿婆没有细说，大概她也说不清楚。一到日本，父亲就给他请来了家庭教师，教他日语和认字。

他父亲原田义隆在他心目中有点近似庙堂里的偶像，他既崇敬又畏惧。他从来没看见父亲笑过，听佣人们说，他父亲的笑容是随着他母亲的逝世而逝去了。母亲死后父亲一直没有续弦，但对他生活上的事却很少关心，都交给他阿婆了。对他读书的事也不过问，都委托给了家庭教师。不过，在阿婆和佣人们的眼睛里，父亲是疼爱他的。父亲常常把他抱在膝上，一句话也不说，眼睛里含着泪水久久地凝视着他，每逢这时候，他总是兴奋得发抖，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感激之情。等他年纪稍稍大了点儿，他感到父亲凝视着他时的眼神里不是慈爱而是忧郁和惆怅。后来他终于弄明白了，父亲并不是凝视他，而是在凝视他的母亲。因为他的脸酷肖母亲。从那以后，他常常想躲避父亲的这种凝视，他不愿意做母亲的替身。

原田寿男不但继承了母亲秀美的面孔，也继承了母亲温存的性格。他平时很少讲话，在生人面前十分羞涩，从来也没发过脾气。即便是节日，别的孩子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时，他仍然很文静，全家老老少少，包括佣人在内，几乎没有不喜欢他的。

他是在他父亲资助办起来的学校读完小学的。他的同学绝大部分是他父亲的佃户或者伙计的孩子。他是父亲唯一的

儿子，也是父亲的家产的唯一继承人。因为这层关系，加上他那温若处子的性格，很容易便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青眼相待。他的小学的生活是十分平静的，一点涟漪也没出现过。

十四岁那年，父亲把他送到县城读中学。原田寿男怎么也没想到，他那清秀的面容和温存的性格在中学里却给他带来了灾难。

为了适应军国主义膨胀的需要，日本军部把人们已经渐渐淡忘了的武士道精神又搬了出来大肆宣扬，在军队里很快掀起了崇尚武士道的热潮。接着，这股热潮波及社会，中学生们单纯、幼稚，自然首当其冲。讲演武术立即成了学校里最时髦的功课，相扑、柔道、拳击、空手道等运动变成了学生们最喜爱的运动。其中因为空手道更为惊险激烈而尤受欢迎。

原田寿男素来好静不好动，加上体质瘦弱，自然不愿参加武术活动，甚至连看热闹的兴趣也没有。

学校面迎大海，背靠青山。从学校后门出去，蜿蜒的小路直通半山腰一座八角凉亭。夏天，学生们喜欢三三两两的来凉亭游玩；到了秋天，来的人就少了，进入深秋之后，凉亭几乎无人问津。原田寿男却最喜欢这时的凉亭，每天晚饭后他都要独自踏着落满枯枝败叶的小径来到凉亭。他喜欢看夕阳在满是枯枝的山林后面坠落，他喜欢听落叶在萧瑟的秋风中呜咽。他认为这就是古诗中的那种多愁善感的境界，这时，他会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忘情地吟哦起含有伤感情绪的唐诗宋词。

一天傍晚，他象往常一样正在凉亭里吟咏唐诗。突然，身后响起了一个银铃般的声音：“原田君，真用功啊！”

原田寿男回头一看，见是比他高一年级的尾形悦子，不

觉一怔。尾形悦子是全校公认的最漂亮的女生，平时显得十分高傲，男孩子们背后送给她个头衔：骄傲的公主。原田寿男从来没跟她说过话，更没想到尾形悦子会单独来到凉亭，现在，这位骄傲的公主居然叫出了他的姓氏！

“原来是悦子小姐，吓我一跳。”原田寿男随口说道。

尾形悦子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原先只知道原田君的长相和气质象个大家闺秀，没想到胆量也跟女孩子差不多。”



原田寿男羞红了脸，讷讷地不知说什么好了。

尾形悦子不想使他太难堪，忙岔开话题：“刚才听见您朗诵唐诗，朗诵得真好，没想到您的汉语水平如此之高。大概府上有什么人是汉学专家吧？”

“哪里！哪里！”原田寿男含糊其词地搪塞了两句，他不想让尾形悦子知道他有中国血统。中国人在日本被称为支那人，是颇受歧视的。

“刚才听您吟哦的诗好象是李商隐的无题诗？”

“是的。原来悦子小姐也喜欢唐诗。”

“当然喜欢。唐诗多美呀！凡是美的东西我都喜欢。”

“李商隐的诗不但美，而且有一种含蓄而又深沉的情感。”讲到唐诗，原田寿男打开了话匣子。“我特别喜欢他的诗，越是反复吟咏，越觉得其味无穷。”

尾形悦子的父亲是汉学教授，悦子受父亲的影响，也能背诵不少唐诗，而且也偏爱李商隐的诗。两人找到了共同喜爱的话题，便滔滔不绝地攀谈起来。到天黑的时候，他们已经从“心有灵犀一点通”谈到“夜吟应觉月光寒”了。

原田寿男是第一次跟女孩子单独接触，既拘谨又兴奋。回学校的时候，他有些不解地问尾形悦子：“您怎么知道我姓原田？”

尾形悦子笑笑说：“你不也知道我叫尾形悦子嘛！”

“您不同，您是公主，骄傲的公主，全校所有的男生都知道。”

“你知道我们女同学背后管你叫什么吗？”

“管我……”原田寿男一愣，他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女生背后议论的对象。

“管你叫温柔的王子。”

“温柔的王子！”能得到姑娘们这么高的评价，原田寿男不禁又惊又喜。

“全校的女生都知道，不少男生也有耳闻，难道你自己一点儿不知道？”尾形悦子娇嗔地瞟了他一眼。

月光下，原田寿男觉得悦子的眼睛象黑宝石似的晶莹闪光。

第二天早上原田寿男在海边散步，突然被两个男生挡住

了去路。这两个男生他都认识，一个是他同班同学，外号叫矮子。另一个名叫雄次郎的大个子是学校空手道选手。

矮子摆出一付淫猥的神态挑逗说：“喂！原田寿男君，现在学校里流言四起，都说你是个姑娘，女扮男装的。也有人说你是非男非女的阴阳生，为了澄清谣言，以正视听，劳驾您脱掉裤子让咱检查检查。”

原田寿男气得满脸煞白，半晌说不出话来。

雄次郎也斜着原田寿男：“你小子外表文质彬彬，看起来怪老实的。没想到勾引起女人来倒挺有两下子，而且胃口不小，一下手就挑上了学校的公主。这几天你也听老师讲过动物课，雄性昆虫要想交配还得决斗一番呢！何况是人。怎么样？咱们是摔跤呢，还是比拳头，由你挑。”

原田寿男不想答理他，转身欲走。

雄次郎一把揪住他说：“别溜！光会跟女人调情，不敢为女人拚命，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要溜也行，先让咱们检查一下。”矮子得意地嚷道。

“对！愿意脱裤子还是愿意挨拳头？快说！”雄次郎气势汹汹地吼道。

原田寿男头一昂，对雄次郎的挑衅不屑一理。

雄次郎朝原田寿男腮帮子上猛击一拳，血顺着原田寿男的嘴角往下流，原田寿男仍然高高地昂着头，一声不吭。

“好小子，咱看你有多倔。”雄次郎的拳头雨点般地落在原田寿男的脸上和身上……

原田寿男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始终高傲地昂着头……

如果说原田寿男在中学里受到的侮辱和殴打在他心里留下的痕迹使他终生难忘的话，那么，他回到家中与父亲的相

遇将深深地震憾他的心灵，乃至改变了他的一生。

原田寿男挨揍后，没有回到学校，他不好意思让同学们，特别是尾形悦子看到他头破血流、脸青鼻肿的丑态。

原田寿男悄悄地往家走去。

他阿婆已经去世一年多了，他径直走到阿婆的坟墓前。雄次郎揍他时他没哭也没哼，他不能在他们面前显得软弱和懦弱。现在，到了阿婆的坟前，他再也忍不住了，他象阿婆在世时扑到阿婆怀里一样扑在阿婆的坟头上失声痛哭。

他哭了很久很久，突然，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哭够了没有？”

他回头一看，是父亲原田义隆站在身后。

原田义隆看了看他的脸，严峻地问道：“为什么跟人家打的架？”

“不能算打架。”原田寿男委屈地：“我没还手。”

“啪！”原田寿男的脸上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混蛋！挨了人家的打不敢还手难道还值得炫耀吗？”

原田寿男被打懵了，怔怔地望着父亲。

看见他的呆样子，原田义隆沉重地叹了口气，走到他母亲的坟前难过地说：“桂英，都怪我呀！这孩子长得太象你了，为了能看到你的缩影，我发现了他性格在雌化也没设法扭转。现在……不！”突然，他捏紧拳头朝墓碑上猛力一捶，吼道：“现在，我要让他成为我的儿子，原田家的儿子！”

这房间他从没进来过。房里的每个窗户都被黑幔严严实实地遮盖着。

原田义隆点燃蜡烛。原田寿男看见正面墙上是一幅古代武士的画像。武士的脸有点儿象父亲，但武士的眼睛却有一